

## 在高桥

三万七千多亩是一个怎样的概念？  
莽分苍兮，成望成林！

高桥，云端之桥，幻想之桥  
绿色之桥！

我站在高桥之上俯瞰  
大海正在成为一个羞涩且日渐缩小的词  
万亩红树林中的白骨壤、秋茄、木榄  
红海榄、木果辣、桐花树……  
则成了一朵朵争先恐后的浪花

——正向着天边  
卷去！

## 洁白的鹭鸟，洁白的诗篇

洁白的鹭鸟，洁白的诗篇  
当它们飞起，我总能听到  
浪花那激动的朗诵声

这一首首生动而自然的诗篇  
从古代飞到当代  
从五言七律飞成了最自由的句式  
它们，始终坚持着来源于生活  
还高于生活

在它们面前  
我羞于称为诗人  
在它们展示出的洁白面前  
我唯有，一次次反思  
自己写下的作品，是否  
也达到了足够的纯度

## 大海在这里竟藏下这么多动词

数学再好  
来到这里，也只能认输

你无法数清  
一棵又一棵同姓不同名的红树  
互相依靠，互为主角  
层层叠叠

你无法数清  
无数粗犷的支撑根  
正默默扎入淤泥的深处  
无风的时候，你肯定也会听到大海

# 红树林美学(组诗)

■黄钺



静静地喊痛

而清晨或傍晚  
数不清的翅膀与鸣叫  
升上天空，遮天蔽日  
白鹭、苍鹭、池鹭、海鸥、白鹇  
鸬类、鸬类、鸭类……

大海在这里  
竟藏下了这么多的动词！

## 红树林美学

不攀比  
一般，不追求过分高大  
枝丫可以横伸  
但不宜，负担太重

叶子革质  
要经得起海水的浸泡  
和海浪反复的揉搓

树身不求干滑、细腻  
对大海的脾气、热爱  
心里已经有数：就让粗犷  
来得更猛烈些吧

生存不易。所以懂得  
打破常规，让气根  
向“敌人”瞄准

种子千姿百态

圆的，弯的，针状……  
当然，都坚实、耐咸：  
对付那个残酷的“盐”字  
唯有坚强的“忍”字

且永远不会到拥挤的大地上  
争一时长短  
大海浩瀚，滩涂空阔  
生存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 
——这里，就是咱们的  
用武之地！

## 我喜欢秋茄

我喜欢秋茄，四到五月  
它针状的果实就密匝匝悬满枝头  
海风吹来，便险象环生

只要高兴，手一松  
就给麻木的大海，来一次小小的  
针灸

## 没有人能叫醒它

一叶扁舟在红树林的一侧睡着了  
这里绿色，鸟多，风景宜人

它一下就睡着了  
没有人能叫醒它

直至散架  
直至腐烂，直至  
我们现在看见的这副模样

## 为了拍好一只小蟹

这片沙地上  
我发觉它是最大的

说是最大  
也只是比手指头，大那么一点点

却扛着一把关公一样的青龙偃月刀  
且色彩斑斓

当然，当我靠近  
它们已闪电一样缩回洞中

为了拍好一只小蟹  
红树林一侧，我便只好屈膝  
甚至趴下  
甚至装死：让呼吸轻些、再轻些

## 纯棉的绿色外套

一二三……一共七只  
它们在红树林的顶上优雅地站着  
时而起飞，回旋  
修长的双脚，明显不接地气

仿佛，红树林这件大氅上的七颗纽扣  
一个下午，都在不停地  
打开，扣上

鸣叫和海风和应  
但太阳的下坠  
却让寒气提升。我离开时  
才看见夜色，悄悄替大海  
掩上了这件纯棉的绿色外套

## 梦想之物

是大雪模仿了白鹭  
还是白鹭借鉴了大雪？

它们飞动，如雪花纷飞  
但无一例外  
这些硕大的雪花，每一片  
都带给我们心灵，无尽温暖

只是，镜头拉远  
我还会常常神思恍惚  
现实之外，总要故意让雪花纷纷  
并让那一片片神奇之梦想之物  
都静静落到南中国海那一片片  
绿色的滩涂之上

# 捧一碗盛夏的清凉

■林翠珍

“凉草，凉草，卖凉草喽——”  
夏日午后，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，记忆的闸门霎时被打开，想不到还有卖凉草的人，顶着炎炎烈日派送清凉。

叫卖的“凉草”，其实是凉草粉，也叫仙草冻。凉草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具有消暑解渴的功效，是鲜凉粉的主要配料之一。在粤西一带，习惯将凉草粉喊作“凉草”。小时候，在骄阳似火、高柳蝉鸣的夏天晌午，小孩子被“管”在屋子里，一听到凉草的叫卖声，就一骨碌跳起来，抱个大碗就飞奔出去。没想到的是，邻居的小伙伴早已拿着搪瓷缸站在树荫下，只待卖凉草的人出现，就一拥而上。

那时卖凉草的，是西村的老伯，约五十来岁，按辈分我们应叫他二爹，可我们喊凉草佬喊顺了口。凉草佬个子不高，清瘦而健朗，戴着大草帽，夏天穿着背心，皮肤泛出黝黑的光泽，一笑就露出雪白的牙齿。他虽然年过五旬，干活跟年轻小伙子一样，种了几亩地，还采草药。

他常年备着中草药和茶叶，整整齐齐摆在柜子上。人们到水田里看庄稼，走到疲乏时，想喝一碗喷香的茶，就会到凉草佬家里去，他家门口总是挤满了人。盛夏时节，他便推着那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，辗转行走各个乡村，一声声叫卖：“凉草——卖凉草喽！”他做的凉草天然可口，爽滑甘醇，且五毛钱一大碗，能喝个痛快。我们常常争着买。

“哎，我先来的，先给我一碗！”  
“凉草佬！喂——我买五角钱！”  
“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！”他笑着，拿起毛巾擦汗，匀了一瓢水洗手，才慢慢给我们调制凉草。

那一大块膏状的翠绿凉草真诱人啊，像水晶一般剔透晶莹，又像一块大翡翠，滑滑的，还带点韧性，微微弹动着……看看去都是这么吸引人！他拿出一个不锈钢杯，伸到桶里切了一块儿凉草，接着用小刀搅碎，搅得很快，小刀碰着杯子发出一串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这声音是因为美味的凉草而发出来的，仿佛一串银铃，还带点儿草香味儿，我们光是听着声音就流口水了！

搅碎了凉草，他掀开另一只桶，用木勺子舀了一勺糖水，倒进搅好的凉草里，再轻轻倒进等候已久的大碗里，于是，我们迫不及待地“咕嘟咕嘟”喝起来，那味道甘甘的，凉凉的，草冻一经入嘴，一股甜滋滋的、清清爽爽、凉丝丝的感觉立刻溢满整个口腔，沁心清凉霎时流遍全身，嘴里仍有凉草香气……有时我们还不解馋，兜里没钱了，又舍不得挪开脚步。凉草佬见状，笑着打趣：“喝得那么急，怕人抢了吗？”他便接了我们的碗，又添了一碗，免费送给我们。

大人们见了，客气地说：“你也总惯着他们，不收钱，这不亏了？”  
“别这么说，孩子们喜欢喝好呀，凉草解暑降火……”他摆摆手，笑得灿烂，一脸皱纹舒展开来。

闲来无事，我常去看他做凉草，其实是满心小计谋地给他干点活儿，讨两大碗凉草喝。他屋后种着一大片生机勃勃的嫩绿色的凉草。清晨，凉草叶上还沾着露珠，他便摘了回去，仔细挑拣、洗净、晾干、搓碎，连同梗和叶放到锅中煮，最后过滤出青青的草汁。光是过滤，就重复了几遍，他倒不嫌烦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慢工出细活，有草叶渣儿可不行！”接着，再慢慢倒米浆进去，还要适量调水……每道工序，他都做得那么一丝不苟，似乎在做什么工艺品。

待那一锅凉草浆冷却后，就神奇地成了美味的凉粉，我看得一脸惊奇，这手艺，难怪大家都夸呢！加入糖水后，我捧起这一碗盛夏的清凉，咕嘟咕嘟喝得好满足！

窗外，旭日初升，阳光照在他黝黑的手臂上。他又开启了一天的走村串户。那一声声叫卖，爽朗而响亮，伴着自行车的“吱吱”声和勺子碰到桶沿的“咚咚”声，悠扬在我们童年的岁月里……

# 乡村写意(三章)

■陈俊

## 金秋的柚子

柚子喜欢用暗喻，像挂在村口的灯笼，像眼睛里噙着的明亮，令寒意消减，令贫穷俯身，让秋天的村庄温暖、美丽。一颗柚子，是一首生长着乡村美好的诗。

穿越季节，光明直抵偏僻的村庄，水泥路修到了村口，让柚子成熟的香甜四通八达。

现在，我站立在一棵柚子树下，那些脱颖而出的果实，一如既往地羞涩又甜蜜，它们学会了不再低头，它们闪亮在树梢排队迎送。大地亮出更多的鸟鸣，填充村庄的梦想，填充日子的精彩。

感谢秋风赐给柚子飞翔的翅膀，感谢秋风赐给柚子甜蜜的远方。

一颗柚子出走村庄，走到山的那一边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。

一颗柚子，让这片深情的土地，甜蜜，幸福。梦想悠远。

## 农家的幸福

田园变公园，山区变景区，农房变客房。

不要找人带路，只要跟随蜜蜂蝴蝶的脚步。

小船摇起采莲的曲调，荷塘倒影黛瓦白墙。这里怎么跑来了杏花烟雨江南。这边跳起广场舞，舞姿魅影翩跹；那边谁在吹拉弹唱，鼓乐制版，印成壁画。

道路整洁，小楼错落，一条条林荫

路与风光连线，报道采访农家新时尚。电动旅行车载着热风，幸福长势喜人。

一层层，一片片，花的世界，人的海洋，樱花园、蜜柚园、药王谷美成画卷。稻田酒店住稻子也住人。稻子在走，人安静下来，生长。

农家米粉，柔软，糯甜，养自己，赠天下。

“买花西舍喜成婚，持酒东邻贺生子”。当年，陆游站在自己的诗句里喜不自禁。而今，他向往过的幸福，开枝散叶，弥漫整个村庄，铺满大地。

## 挂红的老枫树

村中池塘边有一棵枫树，枝枝丫丫上，挂满各式各样红绸布。

山老成神，树老成精。这是乡村对一棵大树的崇拜。

她从树下走过，她有一双喜欢笑的眼睛，她一笑眼神就清澈如水，我想她的眼睛里，是不是有个泉眼，泉眼秘藏一个水龙头开关，一笑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开关的，清泉水便一路欢跳着，奔涌而出，清见底，源源不竭。

他从树下走过，听到落日在他前额惊叫，他张开巨大的手臂，拥光芒入怀；他抓住风的翅膀，让它在灵魂的深处振翅，飞舞，带着光芒，带着美好！

董永就是在在一棵老槐树下与七仙女相遇，拜在树下成婚配。

他们憧憬美好，憧憬未来。

挂红的大枫树，无意中见证了一段乡村的美好爱情。



# 来自“天上”的画作

■焯稀

小时候，每逢小伙伴们炫耀礼物，声称是某位神仙送的，我便格外地羡慕，巴不得自己也有份。只是，我像是个被天上遗忘的孩子，从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礼物。每次想到这，我心中总是不由得泛起一阵失落。

一天早晨，我忽然在床头枕边发现了一幅精美的画作。我好奇地问妈妈：“是谁送的呀？”妈妈慈祥地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。应该是天上的神仙送的吧！”难道真的是神仙送给我的？我不由得感到十分高兴。

从此以后，每逢过节或者是我的生日等重要日子，清晨起床我便可以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——一幅来自“天上”的画作。我会眉开眼笑，心中如小鹿乱撞激动不已，欣赏再三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在抽屉中。这些来自“天上”的画作成了我儿时最钟爱的宝贝和最大的秘密——就连我最好的玩伴都没告诉过。

一天晚上，失眠的我忽然瞥见妈妈的房间还透着灯光，便偷偷爬了起来，来到妈妈的房门前，透过门缝，好奇地向里张望。里面的景象不禁使我大吃一惊：

妈妈正伏在桌面上，就着小台灯那昏暗的光，执着一支笔，正在一张洁白的A4纸上专心描画着什么。妈妈脸上的神情无比专注，鬓边垂下的几缕发丝并不能使她分心。妈妈起好了画稿，便细细端详着。突然，她皱了皱眉，摇了摇头，拿起了橡皮，在画纸上擦了一阵，应是擦去了不满意的部分。妈妈重新拿起了笔，沉吟片刻，又开始在画纸上奋斗起来。又如此重复了多次，妈妈才改出满意的画稿。紧接着，妈妈开始了上色。上色时，妈妈佝偻着身子，双眼几乎贴在了画纸上……

原来，每日床头的画都是出自妈妈的手！

夜已经深了，我在门旁的我也耐不住困意，蹑手蹑脚地走回了房间，在我离开时，妈妈的房中仍亮着灯。

躺在床上的我，伴着窗外明月入梦。在梦里，我梦到了明日收到的画，我将画放进了抽屉里，连着礼物的秘密，一起收藏了起来。

刹那间，我发现了礼物的秘密。原来每日枕边的画作，不是神仙所为，而是妈妈连夜在灯下绘成。

也许，天下的每一位孩子，都有一位仙子般的母亲。

# 在以学铸魂、以学增智、以学正风、以学促干上下功夫见实效